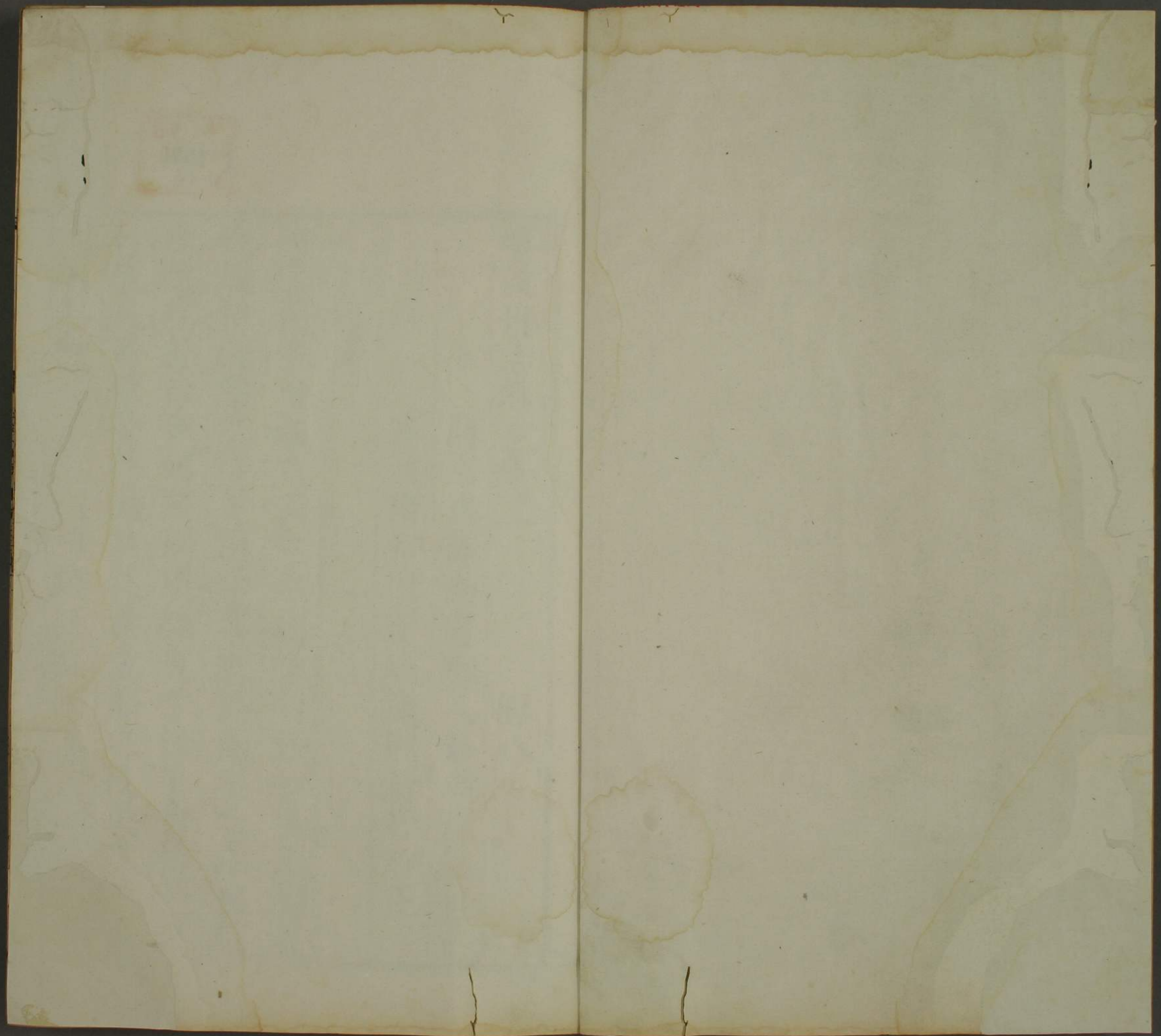


特別
ル 5
1570
14





特
乳 05
1570
卷 14

寧波府志卷三十二

傳八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忠節

周文種字會越大夫也事越王句踐初吳王闔廬
伐越句踐禦之陳于樵李闔廬傷而卒夫差報越
敗越兵於夫椒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種
行成夫婦臣妾於吳執牧養糞除之役吳太宰嚭
受越賂勸夫差赦越句踐既歸國屬政於種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
遂滅吳種謀居多范蠡遺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
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
不朝或譖種將作亂王賜屬鏹之劍仰天嘆曰吾
悔不隨范蠡之謀百世之後忠臣必以吾爲喻矣
遂伏劍而死

鄭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與梁宏俱爲吳郡
太守尹興主簿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被收并雲
下洛陽獄雲篤終始之義明興非辜不以考掠誣

服竟獄死後使者以陸續母具食事陰嘉之上書
說行狀乃赦興等放還田里禁錮終身雲旣死乃
旌表門閭

梁宏少隱海隅有盛名吳郡太守尹興辟爲主簿
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
有尹興名乃徵詣廷尉獄宏與門下掾陸續功曹
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獄就考諸吏不
堪痛楚死者大半惟宏與續勲考掠肌肉消爛終
無異詞後以陸續事得釋放歸田里

唐孫郃奉化人博學高才唐末爲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卜世論即脫冠裳服布衣以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宋陳禾字秀實鄆人登元符進士初爲鄆州司法治獄多平反部使者薦之調維州教授講釋經學維諸生始明經再調婺州復以經學教授朝廷聞其名召爲學正博士擢監察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壻蔡芝爲將作

監皆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時童貫擅權與經臣胥用事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禾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途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
言愈切上改容曰卿能若是朕無憂矣陳瓘子正
彙上疏攻蔡京下獄辭連禾同議俱除名建炎中
詔由蔡京坐貶者皆敘復禾獨不及始禾知和州
秦檜以過客干禾禾不禮之故訖紹興時雖子孫
訴于朝檜力格不行孝宗朝史浩侍經筵上其所
著易春秋語孟解孝宗特官其孫正己嘉定初孫
立已請于朝始贈中大夫諡文介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學旁

搜遠紹不苟趨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
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
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忠
懇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庭秀執節不仕願褒擢之
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
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
申憲司閱實具奏取裁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
賣官售寵罷之旣與鄭穀論事不合出知瑞州右
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

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
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
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
以廉潔清修可師表吏民者以名上叅之公議不
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
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
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蔣浚明字彥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時浚
明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上嘉納
之授溧陽縣簿辭弗就後豐稷薦除大理評事遷
尚書金部員外郎新法行上疏遭竄豐稷以其母
老力爭之授無為軍司戶遷建康戶曹累贈至金
紫光祿大夫以壽終

夏承字元茂鄆人登蔡薤榜進士第任開封少尹
靖康間虜騎入寇京師尹徐秉哲散文榜根括皇
族冀倖其全承毅然折以大義密令諸廂毀棄其
文榜盡散拘繫之人紹興初職文墨者疏列其事
時國事方殷褒異未遑逮隆興初詔以承為忠義

之士命送史館編錄姓名特贈左朝議大夫

季侂字子列奉化人多才智慷慨好義同縣任戩字彥遠少穎悟勇敏開義塾延名儒四方之士多從遊建炎三年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諸縣悉燬侂與任戩董之邵奮義鼓勇禦于泉口奉化得全蔡幼學疏其事俱官修武郎

魏杞字南夫繇焦山徙于鄞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縣有能名後遷宗正少卿假禮部尚書使金國行次盱眙賂金人以萬騎脅之杞不爲動卒奉禮幣

以往于時隆興議和改君臣獻納禮孝宗以書封授杞杞行近北界心動亟回白上曰國書封滕不知何事彼震怒凌辱將倉猝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上大悟始盡語書旨初上不
言者思杞畏而辭行耳杞至金金主果怒絕飲食困杞杞言宋皇帝意銳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時言和不同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

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叅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卒諡文節杞能詩居小溪遍游諸名山習方外學絕不言時政文集三十卷號山房集晚著三蘇言行編

趙粹中字叔達自密州徙居于鄞幼歲能詞章登紹興進士科孝宗銳意復北疆虞允文王藺趙雄以言兵驟進粹中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疆要策十卷孝宗亟喜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所奏對多

言邊防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從祀乞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弁等奏議正宋太祖東嚮之位議不行寧宗即位卒如其議後以待制知池州大閱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舉民生祠之

陳槩字少儀文介公禾之曾孫登曾從龍榜進士第除知泰和奏罷魚鹽課召對陞左正言使金不屈時婺州處士呂祖泰上疏乞斬韓侂胄被繫槩抗章言祖泰無罪得釋官至四川宣撫副使陞太

常寺卿致仕卒諡文定

范楷字子式鄆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官至工部尚書先在經筵因事啓沃邊疆州郡關於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急相不能決猶委曲揜護大臣更諫不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殺之獨丞相隱忍不發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閒居爲多今丞相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危機一發變不可測遂忤旨去位明年元旦除寶謨閣直學士卒于家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登寶慶丙戌進士第歷陞國子司業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八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且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倒持之患當路者浸不悅出守宣州悉蠲逋賦版曹專官急督夢觀欲投綬去專官夜邀董丞相槐以廉吏聞除司農少卿奏論內外之人各遂其私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

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學當今復倡
虛議欲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
世道計不報遂與祠復以起居郎召面對以寵賂
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進吏部侍郎出知建寧
卒夢觀重名節輕人爵特立不阿始終一致爲淳
祐全人

陳伸鄞人尚書顯之孫也醇德碩學爲時所尊與
人未嘗有競仕至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伸
凡七上章辨之朝廷以爲狂言罷斥尋拜吏部尚
書時韓侂胄當國每欲引去及侂胄議北伐伸上
書切諫侂胄怨之出爲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子
德剛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
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
兼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
讐何如德剛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恐此舉
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
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
有之乎上默然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

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孫著別有傳

陳著字子微簽書樞密院事德剛子也別號本堂六歲能文登文天祥榜進士景定四年朝廷從賈似道買公田于浙西著時爲著作郎上疏曰似道居外闡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安民似道怒出知嘉興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時著爲太學博士帥太學諸生上疏切諫以爲自古

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似道嚙之比還朝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著爲人抗節不屈晚歲隱居奉川撰歷代統紀以淑子弟有本堂集九十五卷子密亦有文名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秦州城下諭降終不屈死之後立廟秦州維揚賜額褒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夫淳祐間翰林學士應傑奏言

從龍有晉解揚漢路中大夫之節請賜諡咸淳中
史館檢閱黃震乞立傳

袁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遂於春秋登咸淳進士
第以父憂未即仕國事日蹙鏞竊歎曰生爲宋臣
死則宋鬼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
仗義執言從常山睢陽於地下不失爲宋國臣足
矣居三月元將遣游兵十八騎駐鄞西山之資教
寺鏞奮然往諭以大義且肆言曰汝主無故謀起
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轉鋒刃之下天地鬼

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日
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言未竟就擒元將奇其才
脇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燒戮汝鏞罵曰我爲
宋臣死則死爾終不從汝胡也元將怒縱火燎之
鬚髮殆盡辭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日家人驚悼
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也爲太平州倅宋端
宗景炎元年二月蒙古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
降存芳諫不聽詈之知縉遂引蒙古兵屠其家同

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八歲孤禮長於民間傳至曾孫淳甫洪武中以賢良薦仕至監察御史劉揚祖字弘宗慈溪人幼有志操穎悟絕人崇伊洛正學景定三年登進士第除江州教授學政修舉推爲崇文院校書郎時賈似道執政內外爭附揚祖獨挺然無忌言事忤旨斥監沅東酒稅臺官交薦之起授通直郎宰南劍之將樂建言時政利病賈相不悅再斥之明年以例起爲撫州判官改守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刑部員外郎入朝益勵

志節遇事敢言賈相益惡之時同郡士以事坐廢者六十餘人揚祖與焉賈迫於公議尋復故職進禮部郎中賈相使人歆以富貴輒謝絕之值賈相崇建臺榭廣求珍玩揚祖又特疏謂朝廷不當忘經國大務坐待其弊賈又欲斥之會揚祖丁內艱不果自後國事日蹙嘆曰人臣當與國同存亡今大事已去不可爲矣遂有肥遯山林之志逾年而宋物改冠帶哀慟及元下詔求賢揚祖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寺山之東原更求其西茅山建介白樓

以爲讀書行樂之所時從弟華亭主簿榮祖季子
叅知政事道中俱未仕時與講解經傳議論規飭
皆正氣激發墾田給食自號介白散人以示不臣
於元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及請期呂以女雙瞽
辭漢英曰聘時無恙而今喪明命也遂娶之後仕
度宗朝咸淳間守樊城爲元阿朮所圍并守其江
漢英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
出往荆郢求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泅

者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又求得張順張貴二
人俱智勇出衆俾爲都統二將又相繼爲元兵所
殺至九年癸酉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元
將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肘束劄見阿朮曰襄
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
不可取若我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
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
薄樊城漢英死焉

元趙觀光鄆人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

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
至正十年冬黃巖寇起而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
州侯帖木兒不花問計觀光對曰州兵寡弱且不
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素習海事若
募以厚貲示以重賞用之擒賊無難矣侯然其言
即以事委之觀光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
月從侯引兵出海關帥總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
而賊船百餘猝至衆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部兵
與之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觀光分給兵餉巡
隄上賊復大至即說侯速進敵賊衆數倍我軍莫
支觀光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我軍與賊不可辨
且無援者遂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跡弛不羈嘗漫遊武林遇知者携
往京師時留守賀惟一多其才器延寘賓館未幾
賀登中書平章政事朝廷有大疑退必請決於述
祖及賀陞左相與右相相排軋述祖尤善調護補
翰林院胄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
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義

兵槌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力盡無
援爲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不降將
殺是即厲聲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何不速殺是
敵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逮死罵不絕口五
湖提領李原童狀其事於朝明年克復沔陽監察
御史完者帖木兒金剛奴等奏乞褒恤贈奉訓大
夫飛騎尉象山縣男子贈禮部郎中命有司復其
家錄其姪一人爲後對品承襲十二年詔祠于沔
陽

國朝陳剛字子浩鄆人嘗與甬東傅恕窮日夜績
學期以科目自見造詣日深終不一踐場屋洪武
五年徵授延安神木令其地控西北邊人民甚稀
習尚桀驁剛徒步上任撫牧疲羸尤急於摧折姦
宄有小吏白敬臣素稱險黠剛欲譴之而敬臣先
覺亡去引賊入寇與其徒劉繼宣挾刃逼令降賊
剛不屈罵曰汝奴果致賊爲逆邪吾與此邑同存
亡恨不寸斬汝等賊奪剛所佩印殺之縣隨陷
陶鑄字厚仲鄆人少孤貧懷竒負氣不屑附人洪

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
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姦擅權剛毅正直
一時儉小莫不望風歛翅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
蕘革囂風紀益振時左布政薛大昉潛引腹心淫
肆妖媚囊括人財嗜利罔極民被其流毒者久之
鑄疏劾其事偕至京民冀其復來爲之祝曰陶使
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皆忻
躍扶老携幼相迎于郊

徐安鄆人洪武中由人材薦舉任山東濟南知府

後調鳳陽壬午靖難兵由揚州往南京上微服
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諜知柝浮橋淨舟楫以守
上獲一漁舟以濟入正大統安歸田里踰年詔舉
遺逸有司以安薦復任鳳陽居數載諸戚里奏安
不體朝廷親親之義偏護細民奪還莊業遂謫戍
雲南歸田之日庶民巾服半度偉然

陸中善字中善慈谿人洪武丁卯由國子生授刑
科給事中正直敢言聲譽日起逮文皇帝北巡
留皇太子監國以尚書蹇義金忠爲詹事以中

善爲丞與侍講楊士奇共總青宮之政小心慎密夙夜匪懈後坐解縉事出爲交趾丘烏縣令未幾復職疾亟謂其子曰當今仕宦爲子孫罹禍者比比吾歷官二十年受知二聖竭忠守分以清白遺汝吾目瞑矣仲子珪承家學爲儒官

蔣公直象山人勇智出倫處里閭恂恂執禮讓孝友篤于家人無間言洪武初元蘭秀山賊據縣治衆莫能禦公直謀於縣尹孔立躬先率衆伏寶梵寺用計勦捕賊首招徠其脅從邑賴以安事聞朝

廷賚白金五十兩擢桂林府陽朔縣知縣時居民不識蠶桑公直教之植桑仍於外都市蠶種教以飼養之法民甚德之卒于官

易紹宗攸縣人初從太祖高皇帝北伐屢立戰功授象山縣錢倉所千戶洪武三十四年倭賊登劫湯畧潘家礪紹宗遂大書于壁曰設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爲臣爲臣不職何以爲人書畢命妻李氏具牲酒生奠之與訣而出乃密令遊兵從間道焚其舟賊驚還

救紹宗率所部直前格戰殺賊無算追擊至海岸
淖深馬陷賊回攻之猶手刃數十賊遂死焉其妻
携孤赴奏諭葬賜祭勒碑以旌之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爲
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
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
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
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若
等盍以古人自期德彝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

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據遺補闕以直聲振于
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
靖難師既迫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統兵
部尚書齊泰禮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
尚書侯泰翰林侍講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
理少卿胡閏宗人府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
等日夕畫策防禦鼎命既移遂死之
向朴字遵博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
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上命督府都事

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擢爲獻縣令時
值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
同甘苦流移復業 成祖靖難兵起獻當兵衝無
城廓朴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以天命有
歸懷印組蒙難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寒
食哭奠如哀父母至嘉靖間儒學舉於提學使者
崇祀鄉賢祠

潘禋字誠夫鄞人永樂中徵修永樂大典授後軍
都督府都事宣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
通征交趾升恃勝有驕色禋諫不聽會賊再至升
出戰忽橋斷軍分而敗升欲降禋曰不可唯死戰
而已帥所部皆死之通脫歸以聞詔徵其子凱爲
進賢學訓導世蠲徭役

張瑋字廷玉慈谿人處之世孫自幼聰慧正統己
未第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能鈎致情隱決遣淹
獄人多其能尋改北刑部時金某爲尚書聰察難
屬吏瑋抱案詣前從容默舉所鞠囚數名罪矢口
如流不煩省閱金大噀之己巳王師北征瑋預扈

從狩于狼山土木王師失律塘死之朝廷旌其忠
錄用其子珪

項愷字思誠奉化人中正統丁卯浙江鄉試景泰
辛未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丁憂服闋改授山
西道奉敕征討四川筠連等縣蠻夷啣命以往每
懷靡及至則親冒矢石率先戎行險阻瘋瘴一無
所避卒以成功因積勞致病力疾回朝復命遂卒
于邸舍以死勤事知者惜之後子孫舉科第者不
絕曾孫守禮舉進士仕至山西按察司副使

毛弘字士廣郵人幼穎敏有大志讀書至古忠烈
事輒抵掌自負第天順丁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歷九載陞都給事中言論風旨慷慨激烈疏奏無
虛日上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語云成化
三年值上元節預命詞臣分題作鰲山燈火詩欲
以娛兩宮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上疏極諫
忤旨各廷杖謫外任弘乃抗言三人者出自草茅
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真盛世事願乞復
官而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論李賢起復被貶弘言

之益力謂倫不足惜而天下將以言爲諱遂得旨
四人俱復原官四年會慈懿皇太后崩廷臣議葬
柩事不合弘乃言慈懿作先帝配爲 皇上母內
外無失德葬宜祔裕陵主宜祔太廟爲萬世不易
定禮 皇上生事兩宮如一今慈懿崩逝乃欲別
葬是有二也 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無
使得罪于天下用是 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
如禮聲動宮闈皆呼爲毛秀才 太后欲識其面
垂簾召見之凡在諫垣餘十年權姦落膽議者以

方古之遺直同吏部侍郎葉盛考察南京官屬黜
陟明當雖所親不得一干以私會中寒疾暴卒人
皆惜之子驛舉弘治甲子鄉試知光山縣從子益
舉正德庚午鄉試知廣昌縣俱有惠政民立祠祀
焉

朱士亨慈谿人少有志操由薦舉任交趾那岸縣
知縣以中原禮義之教化誨其人俗爲之變交趾
陷欲脇之降慢罵不屈而死

王剛甫象山人倜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攝東

門巡檢七年蘭秀山賊反襲縣虜令丞入海剛甫
與友蔣公直謀曰狂寇虜我令丞據我縣治罪宜
誅死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盡受害矣盍先
格殺之乃募衆掩擊殺其渠魁釋其脅從者若干
人初天兵聞亂將屠邑京軍二萬已發錢塘而賊
先授首邑人泣曰微王君吾邑數萬人皆爲鬼矣
議者謂是舉力出公直謀資剛甫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丙辰進士授長樂令愛民禮
士百廢俱興遷監察御史逆瑾用事疏劾之併擊
谷大用馬永成等八黨瑾怒遂撫小過杖之朝堂
落籍瑾誅詔復原職御史周倫等交章論謝遷劉
大夏王渙等去不以禮將復大用有嘗被渙劾者
當柄沮之遂不起晚築海塘力耕課子優游林下
與鄉人結社坦夷和易人稱厚德後以子挺貴贈
奉政大夫所著有體認持守二箴鳴琴稿西臺奏
疏若干卷藏于家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生而丰骨勁峻凝然山立步
履端嚴無依阿論言態少讀書默識潛觀必求當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十一
於意不漫爲雷同十五六已爲郡守長所器正德
丁丑舉進士官刑部主事精核法比操執不阿已
卯夔倖道上南巡偕諸曹伏闕諫罰跪五日杖之
朝濱死嘉靖癸未陞員外郎郎中時宰輔胄子怙
勢淫惑獄付應驄論論如法無所避甲申議大禮
復偕廷臣伏闕諍下詔獄又杖之朝又濱死時潮
陽陳洸獄起諸曹司以洸官給諫素鳴張無狀而
所坐又愾淫殘酷敗倫納叛種種大不法又善鬼
蜮媚時宰卒不可誰何羣踧踖不敢前乃以屈應

驄慨然而南牒巡按藩臬公泣凡七訊而獄成遂
具上寘于典而時宰竟寬之除洸名爲民一時有
手搏猛虎潮民得所之謠秩滿遷守吉安丁內艱
居家而洸覆出爲惡詆奏反噬時宰右洸遽械繫
應驄攣手屢校談笑就道比下詔獄聽廷詰呵譴
折辱萬不能堪而應驄挺挺對曰驄故法吏也所
持三尺耳必欲直洸枉驄惟諸公自爲如明神國
憲何哉是日黃霧四塞明日大風拔木乃詔停刑
從輕擬羣噉者皆錯愕相失竟當應驄按獄不實

罪落職爲民無何洸復橫詆奏必欲啗應驄而時
宰復右之乃竟謫戍遼東鐵嶺得命即挾室而行
遼故絕邊虜入無常時當道數咨疆事輒爲籌畫
率井井中機宜其士人執經受業者履滿其戶文
風遂爲不振而應驄固忘其爲萬里戍也丁酉
上覃恩天下應驄得還其家明年明堂大亨禮成
復覃恩還應驄官然竟弗復叙終老且死矣平生
侃侃論議天下事無不當肯綮即危疑變故才智
人憚不敢吐氣而應驄身肩之不煩餘力屢遭困
屈瀕九死而凜凜不撓此其操槩可得而涯涘哉
人謂應驄抗引過高固宜於俗寡諧若然則古人
直弦曲鈎之論是耶非耶

死事

漢任光字景升鄞人鄞在漢曰鄞光爲縣主簿時
海賊作孽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爲流矢所傷賊突
嘉前欲刃之光乃以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
治出俸厚葬之

宋鄞覃字季厚鄞人幼嗜學攻苦食淡刻志自修

宋靖康二年與鄉書建炎三年貢于禮闈未及上
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避難山谷間爲賊
追及兄章亦被執脅以刃曰予吾金即貫死覃號
泣指所瘞黃金釵遺之遂得釋而賊黨相屬覃挈
小舟與其妻董氏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
覃豈北面虜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賊所劫將臣
妾之覃厲辭罵不屈曰吾志得矣乃躍入水中董
氏哭曰夫亡矣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事聞于
朝命有司定謚立傳紹定間孫清之爲相贈覃太

師秦國公董氏秦國夫人覃死後孫曾舉進士登
朝者十餘人而清之最顯

舒瀛字登甫奉化人登寶慶二年進士第授衢州
西安尉兵難卒起瀛先衆捍敵死之朝廷嘉其忠
官其子模

曹孝先字元思奉化人官承直郎任楚州錄事叅
軍寶慶乙酉没于王事贈通直郎官其子詵廟號
旌忠

世淵奉化人登曹鼎榜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正統

寧波府志卷三
三
三年陞員外郎八年陞福建叅議奉勅守銀坑盜賊竊發淵往撫諭之盜方猖獗遂死馬上憫其忠官其子盛爲安康縣簿

萬斌字文質先定遠人沈靜尚志節元季海內擾亂斌仗劍從太祖克滁和真三州授副千戶鎮滁洪武紀元調永平三年征沙漠大戰于阿魯完河死于敵長子鍾字榮祿襲副千戶十七年守禦定海累策軍功二十八年陞寧波衛指揮僉事三十二年從征花園亦死于敵孫武字世忠繼鍾僉

寧波衛事未樂六年從黔國公征南蠻又力戰而死文字世學事母至孝十年承兄職十六年日本寇邊率海艦追斬盜首若干級明年轉禦柅渚忽颶風破舟溺焉一門四世皆死國事論者多之

崔源字有本世家雲中天性孝友深沉有智襲寧波衛指揮同知蒞政老成人不敢干以私正統十三年閩浙盜起從總兵寧陽侯勦捕累獲奇功檄禦金華殺賊一十七級生擒陳唐奇等五十人解京功升署浙江都指揮僉事改檄武義一日火發

聯營源倉卒遇敵時仲弟澄季弟清從在營中源
曰事急矣我當死之弟可自爲計即應聲曰兄既
死忠我乃不能死義乎遂挺身而前皆力戰而死
朝廷憫之遣官賜祭復俾其子胤世襲焉

汪較奉化人力挽強弩尤精矢藥受乃俱習有司
上於軍門賜以義士關防嘉靖壬子夏倭寇入奉
化應家棚較率民兵射斃十餘虜虜創艾遯去較
輒被傷以亡當道命有司營葬表其門曰義士之
門

陳表昌國百戶嘉靖癸丑倭寇入城表曰吾力無
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攝印多我死置印何地邪
遂送母出城納印於千戶金鏊出門追賊奮關而
死

魏鏡慈谿人生有絕力善格鬪聞倭寇至海濱輒
自奮曰誰無死者死而能衛桑梓庶幾爲義鬼矣
乙卯賊由餘姚至鳴鶴縣令曹本率衆禦之兵敗
鏡負縣令脫走賊復追之踰杜湖嶺而南鏡乃操
刃衝殺數賊賊斫傷其額猶憤怒力鬪竟死縣令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十七
寒七
爲之灑泣爲文祭之

火德光觀海衛火指揮次子中浙江武舉率海舟
與倭賊戰賊灼火毬拋德光舟德光輒手接之還
投賊舟賊衆殲焉人皆異之由是屢立奇功誓不
與賊俱生賊屯補陀山率衆直擣賊營力屈爲賊
肢解投海中

吳德四德六兄弟慈谿人海濱農夫寇上平石經
其廬驅其豢豕德四持鋤自田歸遇寇于門揮鋤
中其腦仆地弟德六取賊刃追殺一魁遂以壯勇
有聲隸杜槐部每遇敵即衝鋒奪旗以爲常海道
知其名檄往攻舟山險寨德四直前砍賊渠于轅
門寨內驚擾噪而出怯卒皆返旆走而賊砍德四
蹶德六呼曰兄死矣獨前殺其殺兄者後兵不繼
六亦死賊渠被戕寨卒破焉

宋應瀾字汝觀寧波衛百戶中嘉靖庚戌武舉授
正千戶掌印事執法不撓因每得下考軍門王忬
獨奇之命取兵舶於閩應期而至忬益委以兵寄
客兵獷悍難馭應瀾每約已裕犒而厲以軍法無

不聽命矣丑隸叅將盧鏜爲先鋒戰上海史家浜
追賊至海寧二十里亭復從戰平湖戰白沙灣戰
金山皆有功其在史家浜也兵北賊追幾及應瀾
急反弓發二矢而中項洞額親兵飛鎗復殺四人
因復回兵破賊應瀾用是臨戰必身先士卒竟以
疲兵猝當海鹽孟家堰賊不支而死時猶飛刀
殺一賊乃絕事聞廕其子襲千戶仍建祠城北隅
祀之

秦彪爵谿所百戶嘉靖壬子倭賊登赤坎攻遊仙
寨甚急彪曰遊仙與爵谿唇齒無遊仙是無爵谿
也先人遺我汗馬勲不死戰而死法何以見於地
下乎乃與弟漢疾馳赴關力不能支遂俱死焉次
年三月倭賊陷昌國時致仕指揮吳璋携妻子遯
去以死事囑其子道南頃見其來驚曰若復來邪
失城守者死無赦盍不爲忠義鬼乎道南俛首不
答璋乃陰使其友人雅善者百方說之不從竟死
於法論者每以秦彪事責之

葉七定海衛軍賊王直負金塘烈港穴爲寇大將

俞大猷提舟師直入其港計擊火炮橫發勝負未
決而我舟忽挂賊纜櫓楫不能施賊衆方逞七徑
取斧投水斫其纜未及斷賊以鎗中七頂七呼曰
死矣吾必斷其纜竟連揮數斧纜斷而沉舟遂免
後四日而俞卒破賊空其穴俞之再入也有二卒
王姓者後期當斬因請間燒賊砦以贖死俞許之
二卒從外海緣山越險幾百里晝伏夜行潛抵賊
砦犬吠輒以香肉餌之時夜近四鼓而賊尚礮火
藥少頃困劇而睡二卒即其處爇火火藥橫發羣

砦俱焰灼賊方酣睡駭而突走墮水死者踵繼俞
乘焰進舟師崩之遂成奪巢之功

蔡啓元廣德人以良家子勤王擊倭奴累戰功授
千夫長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酉我兵當賊於奉
化之江口橋行列已定鼓而向賊同行者俱錯愕
不前啓元獨憤怒裂眦罵不休徑匹馬縱橫而前
與賊逼賊駭或走或伏啓元手格殺數人會天新
雨馬行淖潦中不得出力盡矢空顧左右皆散去
僅第昆元與二三家僮不去啓元怒益甚瞋目揮

劔罵賊曰吾不啖汝肉非夫也獨殊死戰良久賊
乘間涉河繞其背鎗之死踰時猶怒立馬上不墮
人共壯之軍門命有司具棺斂給貲歸其喪
葉紳字朝佩寧波衛百戶少不羈習手搏善雙刀
嘉靖乙卯五月間倭賊五十餘人流入橫石橋紳
偕千戶劉英領兵策應至七里店紳奮雙刀奪橋
獨進應者不繼遂爲所殺后二日賊西流至樟村
千戶韓綱復領兵防遏猝與賊交從兵皆散走綱
挺身獨戰復死之

司馬氏曰紳綱以世胄之餘非有統禦之素猝承
符檄領不教之卒徃當百戰之寇其行也蓋已不
待戰而有死之形矣然挺身赴敵竟以血膏草野
豈不知鼠竄之足以倖生哉顧其心誠有所激也
紳綱旣死而後之禦寇者率偵俟百里之外以爲
進退寇行則行寇止則止旣乃妄上戰功以文重
辟當道非不悉其情也乃亦倖其隱蔽而顯戮卒
不加焉若紳綱者褒恤亦未之及然則人亦何利
而效死亦何畏而不奔北乎予故表而出之以告

司兵柄者

杜槐字茂卿慈谿人家濱鉅海槐個儻游俠輕財
好施爲書掾從延綏撫院歷訪邊徼險要有抵掌
伊吾之志省祭歸值倭寇屢犯內地從估客得島
上狡慝狀曰患將滋蔓遂散家貲結驍勇傾身下
之得士死力值縣僉其父文明爲部長令團結保
聚槐傷父老以身任之癸丑寇薄觀海衛城槐曰
衛破即無縣矣一呼而羣勇俱集直前碎賊賊走
衛遂得全乙卯五月賊又犯鳴鶴槐率衆迎擊賊

走餘姚東山槐越境追之前哨探有數寇飯空舍
提刀赴之賊伏墻隅揮刃中石刃缺內賊競出槐
與五六健卒提廢刃當之自午至酉鏖戰不已戮
其緋衣渠帥竟以飢疲力竭昇歸而絕後賊見黑
旗即驚遜曰杜兵至矣父文明痛其子死其麾下
壯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讐後賊燬鳴鶴文明
冒死出曹令於重圍之中是年冬寇自黃巖犯寧
海海道檄文明偕畢主簿統兵遮要遇寇于奉化
楓嶺之麓據高臨下布陣方定而生兵遽遯杜兵

力不能支文明遂與畢主簿俱死焉當道爲請于朝敕贈槐光祿寺署丞文明府經歷死所立祠有司歲時祭祀復其家廕其子入監肄業

趙乾佾象山人少負勇畧倜儻不羈嘉靖癸丑倭奴寇白石梅溪逼縣治上下驚怖佾奮不顧身率勇士數十人逐之殲二賊賊衆稍却佾乘勝追之墮其伏中遂被刃死時邑尚無城而賊終不敢犯縣境者亦佾有以奪其魄云

朱汀象山人多勇力素好劍槊嘉靖甲寅四月倭

賊登赤坎屯李家畧大肆虜掠汀與其黨王未希及子友章等數十人直擣其穴賊棄營走追至開口巖日已晡賊計窮蹙遂返逆戰良久汀爲流矢所中猶手刃數賊力不支顧謂其子曰吾已無濟汝等宜速去子不忍舍與王未希奮力直前格戰俱死焉

劉夢祥定海衛百戶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內奉檄領兵駕船出海遇夷賊登犯江南崇丘地方夢祥即部兵登途與賊交戰數合奮勇衝鋒得獲賊首

數級力乏寡援遂死賊刃當道閔之立祠表揚
戎良翰定海縣學增廣生資性峻介義不苟合素
以忠孝自期許嘉靖丙辰倭夷大掠內地遂陷慈
谿良翰家靈緒聯慈壤甚邇乃倡義集兵僅得百
餘人與賊格殺斬首二級賊披靡而去已又遇賊
於丘洋良翰奮勇力戰賊方蟻聚竟不能支遂爲
流矢所中立死監司爲之禮葬及表其門云

劉隆字大昌定海衛指揮使以強幹屢協總諸衛
備倭時海上寇起許二陳思盼最盛隆與謀攻賊
卒平思盼後賊入康頭隆提舟師薄之而我舟忽
膠隆腹中一流矢見血益奮怒鏖戰賊少却遂揮
諸舟競進卒破賊俘四十餘人斬百餘級嘉靖壬
子遷把總嘉興統舟師備乍澉當松江七團賊歸
隆扼之焚沉賊舟俘斬首虜幾二百後會破史家
浜賊隆又扼之沉賊舟敢浦外洋一日追賊向暮
黃霧四塞隆以孤舟在賊圍中逮曉從兵皆懼隆
大喊作氣手發一地雷衝十數舟復殲二舟俘斬
二百餘陞署都指揮僉事守備溫處乙卯倭寇數

百將薄瑞安縣隆整兵遠出欲折其鋒偏將尹千戶請旋師避之隆不聽徑往遏之殺賊十餘人賊遂去廻軍至田間有數賊伏莽中遽起擊隆隆不及應遂及尹千戶俱死事聞贈都指揮僉事仍與世襲

劉炯字大光世爲寧波衛指揮使年二十襲父爵用御史林應箕薦升贑州軍門把總未幾又用薦陞福建備倭總督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內福清縣倭賊登岸盤據海口鎮官兵屢挫炯領兵夜襲其

巢賊遂奔潰由古田寧德望海而遜炯即提兵由捷徑宵行趨寧德縣石壁嶺要賊逸路北至嶺隘倉卒布列未備而賊已至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在側炯顧懷印者曰亟去爲我保此印歸 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炯即挺身執鐵鉞格殺賊三人力盡無援賊衆擁至斃于賊刃所揮鐵鉞尚堅執不墮其勇烈如此御史吉澄上于朝立廟祀之司馬氏曰人臣之義盡其心焉已矣不必死不必死死無裨於社稷生有虧於仁義幾微之際君

子權之乎故比干箕子孔子槩以爲仁而取日虞淵與移檄被誅者等也明環千里爲郡本東鄙澤國自文種迄應驄皆能以忠節自見如禾落帝裾踵折檻之躅述祖慢罵噓常山之風其間或死或不死抗直不撓然其立意較然弗欺矣僅僅數年來東南多故死事之人不爲少哉然皆下位末品閭閻賤夫感慨樹節齒亦如飴即古烈士何以加焉續之忠節用以鼓勇作忠勸來者不倦

寧波府志卷三十二終

寧波府志卷三十三

傳九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孝友

漢董黯字叔達鄞人漢江都相仲舒六世孫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遠不能常致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遂瘳隣王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歐其母黯還而母在床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

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
黷哀毀負土既葬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
葬事乃斬寄首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
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由是
以慈名溪以溪名縣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
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
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宋祥符間錫號純德徵君建
炎初邑令林叔豹立祠慶元二年令朱堂倡祀之
國朝洪武四年封爲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每歲六

月六日祀之今郡城南有廟即其故居

梁虞荔字山披慈谿人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候
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倕甚異之又
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
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詣王以荔有
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辭以年
少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善屬文梁武帝於城西
置士林館荔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
通真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侯景之亂荔率親屬

入臺臺城陷逃歸鄉里初荔母隨入臺而卒時值
喪亂情禮不申遂終身蔬素不聽音樂陳文帝深
器之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
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言輒流涕文帝哀之
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感疾帝欲數臨
視令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
帝不許乃令任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
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
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伏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

肉不得固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及
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陳虞寄字次安鄞人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
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
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人謂其父曰此子非常
人文學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岳陽王
嘗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
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
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

寄俱行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每欲引寄
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潛有逆謀
寄每陳逆順之理諷諫寶應輒引它事拒之寄慮
禍及已嘗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起寶應以為假
託遣人燒寄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
曰命有所懸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寄還朝
文帝謂曰管寧無恙其慰勞_此頃之帝謂到仲舉
曰衡陽王出閣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
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

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
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
加戎昭將軍寄乃辭疾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
得荔書氣輒奔劇前後所居官裁期日便自求解
退及謝病私庭每諸生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
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
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
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亂多散失

唐張無擇字君選慈溪人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

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亂無擇從李孝
逸將兵討之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
擇每以恤民爲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監
察御史郭翰薦于朝召爲司刑丞轉司農卿適魏
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
枉張易之惡之謫嶺表移饒州刺史丁內艱尋刺
和州丁父袁州司馬叙憂奉喪歸里葬於邑之虎
胛山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七日絕漿感醴泉芝草
之瑞服禫辭祿廬墓以壽終宋嘉定十四年邑令

趙崇遂附祠於董孝子廟 國朝以董孝子祀於

鄞而以無擇專祀焉

宋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割股肉啖之又
嘗割肝及乳爲親饋者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
右乳燒灰和藥以進入口遂瘥久之乳復生每勝
日輒以籃輿載母禱於阿育王山宣和三年郡守
樓昇以聞於朝不報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
守仇愈申前請十二年詔旌其門
方昌軫之孫性至孝母病劇或告以人肉可療輒

禱天割股和羹進母果效里人異之白於官既沒
爲之立祠名孝慈庵或以毀傷訾昌欲去其祠黃
震爲辨其妄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人少志學孝友本乎天性母
病革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底
於寧里人以其事上於郡守趙伯圭將聞於朝之
翰曰本心救母他無所覲力止之卒塋五磊山

李宗質字文叔先濮州人文定公迪裔孫母展氏
罹靖康之亂母子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

行次江州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居鄞之石塘
色養者二十餘年樓鑰銘其墓楊萬里爲之傳

張超定海翁洲人自幼仁孝年十九父瑩患氣疾
革懇禱無效乃刲脇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愈
乾道二年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優卹嘉泰四
年令葛洪與復其家封植其父母墓禁樵採焉

吳璿定海人母宋氏卧疾且劇璿刲股療之而愈
璿妻楊氏亦遭疾男安禮安時皆刲股以進安禮
且至再郡守李沐狀其事於朝嘉定三年詔長吏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常加存卹郡命縣令王伯揆建崇孝門旌之
袁鎮奉化人事親奉養備至雖顛沛不廢溫清端
平初父年七十病羸更醫禱弗驗乃一再割股和
藥以進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異母兄有虐
之者友事益謹孝弟之稱無間戴表元爲作遷祔
記以表其行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也家世貧賤古屋數楹隱隱
蔽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
其母曰兒出母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
母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
後二日歸首過女氏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
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
榻處爲穴孝子知母已葬虎腹即大慟盡殺虎子
復磨一斧立竇內頃之母虎循竇入卽斫其首碎
之取肝腦磔諸庭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
虎而母讐未足報也乃更迹牡虎所行路持斧阻
崖石待之牡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
首連斫數斧即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

如生而手持斧耨不可奪鄉隣走弔咸凜凜欲
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

陳汝楫字巖象山人父宋助教應魁母楊氏汝
楫事親至孝親沒未葬隣家失火將及家人爭負
筐篋乃與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既而風返
火熄柩乃獲全人皆驚嘆以爲孝感所致史官王
子充氏作傳記之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托
汝楫泣曰而子卽吾子忍異視耶汝舟死育其子
長爲娶婦以其遺物畀之

元趙孟傳字巖起宋太師與權子也守嚴州有廉
直名屢守名郡必載弟妹以行車數十兩後爲江
東坑冶使丞相賈似道俟其至城下論去之貧不
能載其弟妹歸衆咸憐之後尹臨安晚守鄉郡入
元拜浙東宣慰使召除集賢學士卒

華昭鄞人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
母欲奪其志誓死弗許勤紡績以教育其子後疾
亟昭尚幼刻意茹素禱之弗瘥乃露禱於天剖左
股作糜和藥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大書

節孝字表其門後沈氏壽七十七而卒昭亦能卓立爲鄉人所重温州路總管劉仁本爲之傳稱其節孝卒於一門云

夏永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浮海而北舟抵海津鎮時易一小舟盤載喧呼雜蹂文德顛仆溺水永慶震駭號天没入洪濤戴父出波面舵工提戟鉤其衣父賴不死永慶力不能支竟沉其後諸弟傷之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有司上於朝旌其門曰孝

義之門

羅世華字明遠弟世英字明傑弘惠字明德天錫字明純世昌字明叔慈谿人一氣偕老五世同居至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同居耆德羅氏之門

陳鑄字象之先奉化人叔父紹庭早喪無嗣鑄生甫期月叔母汪氏子之既長篤學痛其母早寡而節行無聞乃訴諸有司請於朝卒得旌異先是故居燬於火奉母寓居於鄞至正壬辰海寇猖獗舫

舟東宿渡登岸焚掠居民逃竄適鑄歸省故里時
生母樓氏年老而瞽兄錡他出鑄驚懼無所措樓
之姪孫瑜在側泣謂曰我母汝祖姑也我欲獨負
力不能勝盍共舁之瑜曰事急矣不脫鞞帽舁之
而走走八九里汗流氣喘抵裘氏家宿母子相顧
且喜且泣遂得俱全於難鄉人莫不稱羨鑄尤精
於鍼砭凡負疾求療者輒治之不責其報云
唐轅唐轂鄞人父復禮以擅匿宮醜事被陷且執
拘以歸於京轅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
之以死吏閱其情脫父桎而桎之行至越州時轂
自杭回遇諸塗挽轅衣袂哭曰兄爲冢子宗嗣所
託不可以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給之曰兄訥
於言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桎
加已手吏亦閱而從之轂抵京繫獄旬日近臣奏
其非罪得免

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至孝一日拉十兵駕舟
販鹽至郡江北渡忽暴風電掣霹靂挈舟人上泥
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如

有人援之去衆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禿
人以爲孝行之報

國朝盧祥卿名景德以字行鄞人嘗隸金陵尺籍
洪武初以勝國世職漕運命督造海運船已而船
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其二子顯敬匍匐詣
闕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
臣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
敬獨知之臣罪當死 上矜之廉得其寃遂兩釋
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於朝授四川彭水知縣九載

考績坐註誤謫戍雲南左衛顯復哀訴乞代上曰
真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旣歸與伯
兄雲卿相友善有古棠棣風立義塾延師儒以教
鄉人捨田學宮鐫名於石

黃夢麟字用澤弟夢熊字用強鄞人大父聲甫宋
太學生以文鳴夢麟兄弟克紹家學平居義讓家
貧養母雖甘旨弗克菽水之歡藹如也以孝友稱
於鄉洪武十五年夢麟舉明經爲郡庠訓導夢熊
中洪武五年鄉試計偕天官辭歸杜門力學後辟

授昌國縣學訓導縣革改慈溪復調善化皆能成
就後學而教範井井如出一轍士論高之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
攫其父去敬即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
以杖擊之虎怒舍其父嚙敬啖之父屍賴以全鄉
人哀而誅焉

葉宗可字宗可鄞人通經博史工文詞登張信榜
進士尋署刑部侍郎未幾以父老乞侍養 上允
其請既歸辟爲郡庠訓導適父就戍瀕發宗可白

于當道求以身代父得考終於家知者重其孝行
薦授國子學錄陞助教師道尊嚴士類有造而剛
介有守不苟交接祭酒司業而下莫不敬憚之

李仕開鄞人操履方正州曲有爭必往質之當元
季四方繹騷閉門不妄交惟善武林楊彝陸德暘
金華戴良永嘉高明慈谿胡舜咨令子弟稟學焉
三子長孝謙次悌謙次忠謙少孝友根於天性依
依親側弗忍斯須去兄弟怡怡有事兄必先弟而
弟恒代兄行孝謙十歲知綴文二弟尤明銳嗜學

親瘵感額聚謀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侍床下
親食後食親或旬日未食則水飲充腹而已終弗
御七箸母得末疾疾作必仆地欲死卽禱以身代
良久乃蘇以爲常洪武初郡國例造戰艦官以仕
開富室率衆編戶成之旣成使者驗艦苦窳坐法
送讞秋官時孝謙弱冠請代父囚曰父老我壯宜
往悌謙甫十八已爲從伯齊賢後亦曰兄素多疾
弗能任勞願留養親且親所愛也我當往使者恐
其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以兄弟終不易辭遂囚

其長者孝謙至秋官論輸作都門涉冰雪負土石
手足痠瘵流血艱險備嘗凡一閱歲會赦免歸居
十年仕闕又以富室主料量米耗法當大辟忠謙
生十九年即荷械詣官曰盜米者囚罪在囚身幸
釋老父官聽其氣貌許之送御史院有旨免死黥
而戍竟沒遼東父卒二子號哭幾絕者數四建文
辛巳太守王璉永樂己丑魏宗皆舉孝謙明經辭
以母老乞終養丙申通判廖閏縣大夫莫迪郡博
士鄭深道並薦之辭如前深道嘗造其家孝謙閉

門不見深道曰所以來者求一識先生耳非有他也乃出與語謹若平生深道止宿乃去母喪二子哀毀如喪父己亥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旭起孝謙總裁郡乘書成而卒後七年悌謙亦卒孝謙性行仁厚遇單窶者必賑給而不使之知隣有卧疾晨往問之以錢十緡置枕傍而去冬雪見寒士衣不掩骭解衣爲贈歲大侵斛米可易金二十四銖乃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環宅種竹夜遇盜笄者縱之去而採笄置籬外其行事多類此平生所

著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華中林集藏于家悌謙勁峭不阿面折人過人亦服其公

謝矩字原規鄞人父思恭生員與矩矩以父命爲人後員以博士弟子員辟郡從事轉臬掾裁革起赴京師改四州徙臨洮坐事謫戍留守復調涼州播遷有年而道途梗遠非計月日可至矩常裹糧匍匐走萬里資送終其身不衰後以例籍父及妻子俱赴戍所獨矩以別籍免矩曰柰何使父與嫂

姪獨困苦耶力請與偕抵吳門父以憂憤病死矩
哀毀幾絕或勸之火輒號泣曰此末俗偷風雖倉
卒吾何忍乎乃以父柩權厝旅舍相嫂姪抵京師
適遇例以家屬放還遂復至吳門迎櫬歸葬明年
兄歿庠所計聞矩又間關數千里函骨歸祔先壟
撫其遺孤益至先人田廬悉以畀之薦紳大夫高
其行謂孝友篤至君子也因扁其堂曰孝義云

夏道昌世居鄞城月湖以漁為業道昌幼孤聽母
教惟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擇巨者以奉母餘以
供薪米之費祈寒暑雨未嘗廢業母性嗜茶家貧
不能多蓄日以羨餘易之歸養母得痒疾日在申
而大作非沸湯沃之弗止道昌出必申歸以供湯
沐無後時者鄞俗上元則燒燈以祈歲季秋則賽
神以報成道昌至時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襁負
進母或不愜意嚙其背出血即長跼祈請得怒解
復負之行一日道昌漁於新庄之河得巨鱗里人
厚與之直堅弗與里人怒遂毆之老人恠而問故
答曰歸以奉母老人禮而遣之由是名益著尚寶

素珙異焉歲時伏臘必爲酒殽以燕勞躬爲執爵
舉案及母卒道昌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
弟力田者粟帛有差道昌力辭弗受

俞敏德字謙鳴定海人父彥華赴京聽選至高郵
病故母唐氏在家亦故時敏德甫九歲力不能支
日拊柩號泣聞於邑邑爲給費及貸以夫船始得
扶柩以歸及長不樂仕進於三山建永思堂環植
以竹哀慕久而不替有司屢以材薦以祿不逮親
固辭不就號曰竹所先生享年一百五歲

錢如圭字廷王慈谿人齠齠時已有異志既長刻
意問學尤喜吟咏若五更風雨思親夢千里關山
戀關心之句則其忠孝自肺腑出也永樂甲午貢
太學纂修中秘書宣德辛亥授陝西慶陽通判勤
敏慈惠民深德之既而喪其母郡守得訃報而如
圭未及知竊謂曰今公阻憂而貧乏如此顧吾秩
已滿盍暫匿之庶幾喪具可資如圭泣而對曰忠
孝大節何忍欺乎即日上道士大夫莫不高之
韓鼎字廷陳定海人父韓仕昭貢入太學以毆傷

役人問充南京工部司吏病卒無力歸視同伴權
瘞江寧隙地昇年甫弱冠痛父客死悲泣二載鬻
產備貲奔號千里蹤跡故地以求父屍感動江神
夢接指示卒得故骨返塋發解壬子尹於句容砥
礪名節惠養黎元正統戊辰也先之變以督餉過
勞死於龍潭驛事在句容名宦志中子璉以貢仕
至山東德州同知孫克濟舉嘉靖壬午鄉試仕至
鎮遠知府

桂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蕃充邑庠生以楷書

預脩永樂大典書成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
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泊長有
室益加恭謹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見
語意相得輒具饌延欸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燥
急稍不滿意輒怒不食恭夫婦跪床下候怒解得
意方敢起溷厠溷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
日正統丁卯東隣火迫宗蕃疾劇不能起恭抱父
號慟須臾風止火滅父獲以安成化己丑恭得疾
類其父忽有老人款門授以丸藥遂辭去酌以金

却之出門不知所往已而飲所授藥恭病遂起人
以爲純孝之報

嚴端字克正鄞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南京武庫主
事轉車駕員外郎司故職黃馬快船端監其事積
忤巨璫遂落職以歸性樂易瀟散而操持介執周
人之急如恐不及囊無留貲其學貫串百氏尤邃
於尚書爲古文清逸超麗自成一家言詩頗用繩
削而奇俊脫俗妙於體物雄編鉅冊布滿士林凡
考古議今者多就質疑難輒隨事畫對如倒囊出

物豐饜不倦然言必有徵非徒誇縻靡以自高也
性至孝母年百四歲而沒還祿歸養凡四十餘年
昕夕不離左右母齒豁不能飡手屑米煮粥奉匕
筋以進問有所欲輒力致之少疾即衣不解帶藥
必親嘗已乃復故方百歲時端率孫會長跽上壽
烏紗白髮周旋庭除不啻若兒孺子也見者以爲
異及卒哀毀幾不能勝所著有謙齋稿藏于家
馮璵慈谿人父景祚高年失明病在床蓐凡十五
年璵事之始終惟謹雖家素貧每食必備其旨惟

寧波府志卷三
所欲進之里人王司空冢子鐸輕財好義素重瓌
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瓌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
父然後饌瓌始食父有老婢卧病爲奉湯藥如
事所生或訝之瓌曰吾父存時賴渠周旋始得間
以授徒取學俸供養皆其力也忘之是忘吾父吾
豈忍哉知縣賈奭雅重其行欲疏以聞瓌曰此子
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之

陳孟怡奉化人從兄孟康隸尺籍當就戍去家甚
遠母老病子幼且貧不能行孟怡憫之慨然願代
數年不返里人重造戶籍以孟怡身在戍所竟編
籍隸焉至老還家卒不能白孟怡在戍時有兄孟
寧被事當遠徙孟怡爲訴於官事竟得直兄弟皆
八十餘而卒人共義之子璘生自戍所歸入鄉校
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

陸洪字德宏奉化人爲縣學諸生奉母陳氏柩合
葬父原銜墓洪結廬於側叅政桂謙按部行縣廉
其事奏旌其門提學鄭紀以詩獎之

虞謹字靜之鄞人匍匐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

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
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
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午從兄謙之富
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且老命孝子
代之行輒承之無難色既就役文懿公爲之請得
免歸旣而父遘痢醫禱備至每夜稽顙北辰求代
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三日水漿不
入口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乃哭
淚下寢磚久之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其生
及母病逝哭歛哀奠一如其父遠其內子非祭不
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孝子體貌壯偉
至是衰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里中人
稱曰虞孝子先是月朔哭有白鳩鴿來巢寢室馴
若依人聞哭聲則鳴嗚嗚人以其爲孝感云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脩母王氏沒時授
經於崇德聞訃不限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
膏病泄痢文原嘗糞甜知不可生籲天求代刲股
肉以進疾遂愈文原孝心純至惟恐人知或見其

股痕即掩覆曰嘗病瘡耳領鄉薦官都昌輒號哭
曰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清德懿行人多稱之
孫鐸字允廉鄆人幼聰敏爲文有奇氣母徐氏方
娠六月父珂往商於陝旣而鐸生父久客不返徐
鞠教之稍長日記千餘言年十六補邑庠弟子員
名聲藉藉領弘治己酉鄉薦時年二十一其姑氏
令俳優侑燕至教子尋親事乃大慟曰吾父何在
即治裝行之陝西道里阻脩備嘗艱險竟尋其父
以歸鄉人咸異之越三載以疾卒聞者傷之

章和字致和鄆人永樂初徙江南閭右實京師時
和年十九爲庠生已孤念長兄督家務弟稚固請
行籍大興縣受廛于安定關墾荒作圃藝蔬自給
家貲浸厚不煩輸將扶疾拯難貸不責償鄉里有
鬪爭者多仰片辭以決士大夫目爲今之陳寔王
烈云旣而招弟之子繪至京師繼招仲弟之子紹
皆授室而廷師誨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
紹成京闈進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
官兵科給事中以篤行稱之

倪割猪者鄞江東人幼喪父善事母業積豕鄉俗呼倪割猪云人賤其業故名不傳永樂間母受佛氏戒不食葷腥久之胃弱身羸病卧幾十八年晨夕煮粥喂飼垢痒采取藥草煎湯扶之浴如廁則藉温軟物而抱坐之惺惺憂虞不釋每勸食肉資補不從懇求伏為茹素天言而後許乃具肥甘供養每夜籲天叩首數百額成癭疹若巨珠然遠近召其積猪者女婦簾窺之見其額輒咨嗟不已必多與錢穀

謝浩字養元象山人為邑庠生事親甚謹早有令譽父卒哀毀無以自聊乃刻木正寢率妻子晨昏奉事無異生時鄉間稱嘆御史王渙序其事

繆廉定海人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近百口自祖保障父永宗至孫蘭計五代耕讀各職其業歛散需賓事各有條鄉人義之

劉銓字世衡慈谿人貢為丹徒訓導天性至孝母踰大耋迎養丹徒時銓亦在耆艾而躬親服勞無間寒暑毋歿襄事盡誠哀毀過禮事在名宦誌中

兄性嚴急銓事之極恭銓為弟子員時有魏湜者將貢而罷次及銓銓陳其家貧親老甚懇宗師嘉其義卒復之宗人有陋其室而市於鄰者銓以已之高敞者易之安於湫隘即富隣善價不忍售也後卒於海陽士子執喪朝夕哭奠如喪考妣凡諸經史無不涉獵該貫所著有詩經發鑰行於世

林桂字士英鄞人以貢訓導舒城金谿二學陞遼府紀善進右長史天性孝友分俸養親嘗構亭以娛父植槐為廡稿而復生人以為異兄華得危疾

涕泣求醫果得異方一藥而愈恬淡寡欲年八十八而卒

董儒象山人父病醫禱弗効乃齟天割股以進父疾遂瘳上官以優獎焉

陳榮字仁夫象山人性至孝父母疾不復言笑先丁內艱哀毀骨立終三年不入內事繼母尤謹母感之亦視若已出二弟貧甚父憐之凡服食器用榮必倍易與二弟均之一日自館歸省見道遺一布襪啓之則白金二封也坐待其主歸之後貢授

政和司訓雅稱師模屢見優獎居二年卒於官
許瓏字廷璧鄞人仁孝出於天性少孤依其母戀
戀無頃刻舍時出外或就塾師歸必歷舉所見聞
告母母輒喜有所使唯唯而趨一日母擲竹悞中
瓏暈仆地母急抱持泣瓏稍稍蘇即睜目笑語曰
兒故嚇母非真暈也長極奉養問母欲必極力供
具至城市有時熟鮮好味必急致之或向夜必携
一燈走三十里抵家親烹飪以進因復歷歷舉城
市中事告母伺母安寢始退嘗夜歸燈滅遇神火
於道瓏就神廟俯伏乞罪已而神火復送之抵家
平居恒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
貨直易易耳故其母嘗言兒愛我即就乳時無二
態惟願子孫亦復如是平居言動不苟室中有婢
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中有大姓相構積不能
解瓏一言卽跪謝散去至今茅山之陽稱淳孝篤
行必歸焉子元祥成進士以才俊名

周黼字子用象廬人性孝友父病亟醫禱弗效黼
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父病尋愈父析產多益黼田

以資力學憫弟貧乏辭不受妻吳氏病革與訣曰
無他囑但勿以后妻虐吾子瞑目矣黼傷其言終
身不娶每設家塾教人子弟不計束修一日隣火
延燒百餘家至黼廬風返而息人謂厚德所感
馬扁西城外傭也生而篤孝日賃傭養母時時問
母所欲不計有無難易輒極力致之無以供鮮新
常夜漁以饌母得危疾不能具醫藥則中夜籲天
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愈人稱爲馬孝子云
薛淋字文時鄞人生而明慧從師授易即能領解

已又學於余太史本聞性命之旨造詣益深聲譽
日起事父魁能順之於道父雅多昆弟而素性方
執或有紛競林彌縫調護久皆誠睦母董被疾死
轉牀褥者累年淋問醫請禱昕夕靡寧會省試輒
謝不往母卒哀毀幾於滅性喪三年不御酒肉不
內處與弟治自相師友推食更衣怡愉無間一女
弟適李維勤早寡無子淋憐恤惟至所居去數里
日一往視更數年不衰字其孤女如已女至族屬
緩急有求必委曲赴之曾無系悞人皆稱之

鮑倫字孟彞鄞人甫七歲父鱗遊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撫倫稍長輒治賈養母必得歡心朔望焚香哀禱願父子終相見如是者二十年忽有老人自慈谿來謂倫曰汝父曩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塢授徒贅婦生二女不幸死矣盍往歸其尸已而至慈谿遍訪老人不得乃從所指示詣漢陽跡之皆符婦家懼有他意訟於縣倫情弗即白繫獄數年縣上府府上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刺血驗骸事親按墓所發棺令倫咬指滴血直入枯骨其

事乃決倫輒買棺殮以已附體之衣訴乞歸葬監司允之表其空穴曰孝子塚監司即慈谿顧英僉事也前所與語老人殆天啓之倫至家人多惑以陰陽術弗聽扶柩入堂苦塊哀毀不踰旬妻妾子女死者七人靡有子遺倫心甘之卜兆葬焉越數年復生子女各一倫性慈好施歲大飢老嫗市布爲假銀者給求死倫憫之易其銀投之江中見書字棄道傍不問污穢付之水火佃獲弗給反助之候明秋來償亦不取其息甬東路衝魚鹽即大旱

斤鹵多汗衣履倫捐金伐石甃成坦途且暗爲水道雖大潦無停淖已而見所甃之石隱隱有巒嶂松竹若圖畫然觀者如市謂倫仁孝所徵云

董淑字宗順鄆人舉人銓子銓早卒淑以遺腹生稍有知見母感泣輒共其母泣黯黯繫母膝無須臾離稍長就外傳歸輒復繫母膝作嬰兒戲讀書夜央必入伺母寢撫衾褥安煖始即睡母疾不解衣帶飭粥湯藥不以他屬事兄如父未食不敢食勞必先承出納必受命二姊俱有疾淑視飭粥湯

藥一如母次姊羸須人乳則日取妻乳并丐之鄰婦袖小器以飲姊數往返不替長姊卒卹其養子如親甥丙午就試兄子以病告輒委行李而奔友有女病疖瘡主桑重淑即督傭取田舍桑重夜分亟饋焉居嘗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爲慨隣有相侮恒以德報族黨無不傾心及疾候者履滿其戶皆屏息躡足而入恐驚淑寢也其爲人敬愛如此時年四十二竟先母卒知者皆惜之

馮涇字伯清慈谿人性孝友登第後以外艱歸哀

毀骨立埋葬事必誠必信事母惟謹仲兄病躬爲
治藥不忍一日違服闋授禮部主事轉員外郎居
官淡泊不異寒素大宗伯毛公署其考曰無華之
性惟誠惟篤有立之志克慎克勤 武宗南巡偕
其僚諫 上怒罰跪五日杖之於朝傷重而卒
今上嗣統憫念忠義特令有司優恤給米喪葬
張福字百順慈谿人唐孝子張無擇之後早喪母
左右無方以養父志父忘鰥居之困祖母劉病卧
數年以父老代爲奉養盥洗保抱厠踰滌隨皆躬
親之素貧授徒以文章名節自壯樂勤甘苦若其
性然處師席抗顏正範爲諸生倡所得修餽悉奉
其親兼撫二弟一錢不入私室登戊辰進士第明
年卒於京有司以孝聞配享無擇廟中

劉晉昌國人嘉靖三十二年倭賊入城其祖老疾
不能行家人各挈妻子走惟晉負其祖而逃賊將
及祖曰我老其死汝宜速去晉不忍遂俱被殺
沈良十嘉靖乙卯四月間倭賊至鳴鶴鎮時年已
七十餘尚有九十餘母良十負母至五里外力竭

不能行息山舍中賊追至乃跪拜請死願貸其母
賊見母子俱鬚髮頽老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
之良十憐母飢渴方圖飲食賊又至或舉刃欲斫
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向叙字叔禮慈谿人獻令七世孫幼慧而有高志
舉動擬步古人年十六入府庠文藻驟發而操履
端謹人益器之嘉靖丙辰海寇突入縣叙掖母而
逃遇寇東溪踣叙仆地直前砍其母叙急起抱母
頸疾呼曰寧殺我寧殺我賊舍其母殺叙而去巡

按御史上其事詔旌其門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
嘉靖壬子補邑庠弟子員歲丙辰四月十一日倭
賊卒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手且裂其
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
我殺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
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爾夫爲父死不
可使無後吾當與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
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

越境而回一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蓋履祥孝感所致云

張伯祥鄞人少有志操清苦自勵授徒得束修輒構室數楹與弟姪同居及領成化癸卯鄉薦知蕪湖縣將母以養併育其弟姪而弟姪不檢玷之落職一無所憾仍拓室與之聚處嘉靖己未冬遭火患隣室盡焚伯祥子孫之居獨完鄉人異之

聞宗時鄞人教授聞理子宗時性至孝幼喪母奉繼母陳承順篤至嘉靖丙辰倭賊突至舉家窟避

宗時扶父出而遇賊脇取金錢不得拔刀欲殺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飲刃而死尸諸田間父遂得釋時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刀截左耳併割其面屢死屢甦人共傷之

王應麒慈谿人年十七輒學習文天性至孝倭寇卒至應麒扶母姜氏 媪余氏奔匿隣圍賊窺見二婦輒拔刀迫之二婦亟赴池水余氏溺死應麒見母遇害以身翼蔽賊亂刃之子母傷甚賊退應麒隨卒姜氏踰數日卒

寧波府志卷三十三終
司馬氏曰孝友常行也然人鮮能之睹漆書若君
陳若張仲者卒亦罕矣吾於董黯蓋黯然傷焉噫
何其肫切痛感從容激烈中度若此哉他若割股
廬墓種種行各殊其仁愛則一也然石山農也道
昌漁也扁傭也乃其行卓卓若此是遵何德教哉
要其性質天至顧又不待詩書禮義之澤漸之也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

傳十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直隸安德曾鎰訂正

淳德

唐虞九臯字鳴鶴慈谿人其父當與柳宗元父鎮
同爲郭子儀記室及鎮爲岳鄂都團練判官當復
刺沔州兩家子弟同在宦所故九臯與宗元幼相
友善及九臯論秀於鄉升於司徒與宗元交歡又
二紀九臯素有文行大爲士人所欽宗元嘗稱其

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維禮是履貞元間
登進士遽卒於長安一時名流皆尊其行相與丐
宗元誄之表曰恭肅鄉人追慕不忘遂以其字名
其鄉曰鳴鶴至今因之

宋姚穎字洪卿鄞人淳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
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
出添差通判平江府年三十四卒穎冲澹謹厚雅
有器量力學勤苦聞見兼洽而文章俊贍然退藏
抑損常願出人後居官若不敢有所為其有所為

惟恐人以為能也論天下事無不盡而取惓惓於
當世得年不求人多悼之

張即之字溫夫鄞人太師衛國公孝伯子也慶元
六年以父郊祀恩授承務郎嘉泰四年銓中歷官
至大中大夫直秘閣學士封歷陽縣開國子自號
樗齋道人善翰墨當世寶之歷官中外政績茂著
已而憤疾時態即掛冠歸三十年以園池自適卹
貧拯急見義必為時余晦入蜀以讒劾閩中守王
惟忠下詔獄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陳大方曰

吾死當上訴於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郎之雖聞
君移書言於淮東制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
孫士倩娶惟忠孤女後又言於賈相給還惟忠首
額以禮改葬之復其故產經紀其家云惟忠字肖
尊與陳大方俱鄞人余晦昌國人

汪之林字德仲鄞人尚書大猷族孫幼見樓宣獻
器之之林言行淵懿善尺牘見後進道嘉言善行
灑灑不倦舊與賈丞相游賈少事游狎其母禁止
之聞與德仲游不復詰晚守汀州歸里以清約終

楊庭顯字時發初居鄞徙居慈谿簡之父也少時
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
有過而吾獨無過乎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
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每
見其過輒內訟不置及於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泣
下自撾既久其功益密嘗曰如樵童牧子有以誨
我亦當敬聽之已而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
簡識事未嘗見父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顯每每
自明以示監戒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

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筭告所亡甚少吾心止
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稱躬行有聞者
以庭顯爲首象山陸九淵爲之墓碣九淵嘗曰志
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黃南豐楊慈
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王漢英字彥古奉化人受業迂齋樓昉文行不凡
時鄭丞相應學士皆樂與之友登淳祐元年進士
第魁梧爽朗朝列偉之少聘徐氏女因鼻病腐以
貌醜自誓不嫁父母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

配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漢英誰適既昏
相敬如賓後爲國錄妻沒終身不畜婢

陳之翰字憲之鄞人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爲文
不蹈襲陳語三上禮部不第歸求其志事繼母克
孝友兄弟信朋友陳氏貲故厚之翰好施不爲纖
嗇貲日益耗鄉人初貸黃金後携以償時在汴舟
其人給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也後數年其人自
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致所當償受之徐以所償
助其喪葬崇寧二年詔舉遺逸州及部使者薦於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
朝官之平生氣和言溫與人交久而益恭口不道人過平居若無營於世者尚論古人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得失其大者可歷歷舉也

元方全翁字希勤人軫之裔溫厚誠篤博學力行志不仕元已而方國珍據有明州致書以宗人稱欲強起爲輔全翁歷叙世次由莆來不敢附籍且謂大明真天子出懇詞勸之奉圖歸順國珍不從遂與之絕號遜庵以自明其志居鄉以齒德見推不敢以非理聞守令至輒賓禮之車從及門以

政事相訪多所裨益終身澹泊自守以壽終

元黃純裕字熙安震之五世孫定海人自幼服膺祖訓孝友純篤言動不苟鄉隣有鬪爭者輒以理曉譬莫不心服故一鄉之民無復有訟于公庭者當時爲之諺曰登太山不若登崑崙見縣令不若見黃君尤精於鹺政有司聞其名吳元年舉爲龍頭塲管勾羣灶鼓舞稱更生純裕公廉仁恕綜理周悉上資國課下得竈心凡煎辦之法至今賴之本塲冊籍碑記可考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
國朝楊芮字大章鄞人自幼敏慧爲學不事浮靡
日與友人講明性理造詣深遠操履平正樂道人
善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貧者非義不苟取
予途行見楮鏹若干錠有質券候立良久其人傍
徨而前覈其實還之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
薦不起徜徉山林以啓迪後學爲事洪武四年有
司特起之竟以疾辭

郭可學鄞人幼孤母嚴氏守死自誓躬紡績以資
服食可學早夜碎礪啣悲茹苦謀所以植身承家
者從鄉先生業舉子專志肆力未嘗少懈家屢空
匱事母益謹洪武五年中浙江鄉試得靈壁教諭
善啓迪信義孚於人卒之日自邑長以及父老諸
生皆割牲以祭流涕被面

顧道字恭復慈谿人善詩資性剛直早失怙能自
卓立不隨流俗以行義聞于鄉永樂九年邑令余
瑄知其賢薦于朝授右春坊司諫日侍青宮克
殫忠藎以疾卒于官賜棺給舟歸葬

桂同德慈谿人謹厚敦朴篤信好學於經史無不

淹貫身若不勝衣嘿焉若不能言坦坦無競學行
聞於遠近經生學士過從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
德行爲本嘗立諸生講下懇懇言曰窮經究史固
學者事而入孝出第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
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苟規規章句而踐履不
力此爲人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故一時親炙其教
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裔孫槐以兵法干總
兵桂勇拜錦衣百戶篤於人倫而佃僮好施有古
俠士風

戴安仲字仲莊鄞人耿介有氣節先是里俗治喪
多用浮屠安仲獨違衆用小宗法立祠堂以祀其
先凡冠婚喪祭悉本朱子家禮復集羣從子弟延
師講學日以耕讀爲業行義望於鄉邦郡守王璉
高其名薦授郡庠訓導作典啓廸生徒有造秩滿
入覲敕賜致仕自號樵國老人所著有歸田集
戴櫛字育之鞏昌太守浩之子浩歸自鞏昌先世
田廬外無一長物晚值鬱攸僅存一樓櫛市宅郡
城迎二親以養旦夕省候辭色怡婉每出入扶掖

左右歲時資束修營致其旨至沒猶孺慕終身語
及輒泣下與庶兄析產舉其優者遜之弟補府椽
鬻已田以償所輸女兄子負官錢逮治峻急力助
之獲免諸甥家中落經營周恤逾耄弗替賑窮賙
乏雖疏賤恒恐不盡爲博士弟子貢授興化府學
訓導以身爲教廉其貧者賑之士翕然歸心桑陞
連城教諭即自表免就子鰲封既歸足不跡公府
縉紳耆英之會間一赴之里閭過從布衣徒步僅
以一僮自隨至大孝愈抑抑畏歛對客必自名即

家居未嘗中席而坐食無重味衣華綺者輒不御
遇人恭遜悃欵雖少賤必與鈞禮即子姓亦惟恐
傷之尤好稱人善而匿其過一日家人被盜邏者
廉得之櫝遑遽縱遣且舉所盜物畀之曰吾知汝
貧毋恐也鄉人鬻田而浮其直或告之答曰彼失
其業忍與較錙銖乎每恕已量人非義之獲一毫
弗覲也自少至老無妄語無慢容中心澹然寡於
嗜慾閉樓危坐終日讀書賦詩有茂軒稿若干卷
子鰲舉己未進士初令太和政教修舉盜息民安

撫按以才堪治劇薦改令興化其治一如太和歷
陞韶州同知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潯甸府知府
潯故夷方百度未舉鰲始興學造士成城衛民凡
倉廩壇壝所以敬神阜民者無不畢舉縱獄囚張
小頭白華等使之捕盜用命有功人咸異之比歸
田里建祠堂以合族治亭館以娛賓不屑屑世俗
謀而孝友慈惠人稱長者鯨舉癸未進士仕終福
建叅議治行有聞鰲舉丁丑進士仕終巡撫四川
都御史別有傳鰲舉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徐

州洪通商利漕而儲粟賑餓掩骼埋胔政績章著
平生仁孝天至率偵伺父母幾微而左右之雖暮
夜不廢與人無親踈輒悃悃見情素而恤災救患
尤所孜孜上會試一同舟者得厲疾友各散去鰲
獨周旋其間湯藥斂含靡不盡力太僕少卿陳侃
道徐暴殂出已貲爲治斂事其應人緩急皆此類
也高才早世人共惜之

張懃字汝誠鄞人八歲失父即甘苦於學即飲食
且誦且飡終不釋去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爲文

即諸名家莫能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慙泣
曰吾二親箠箠娶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
可拾得忍爲絕裾行邪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
堂問所疾苦滌衣裳羞旨甘煦煦如也既而仲氏
客死則終日涕泣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矣行
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間言嘗與黨人
分田從之界界即越終弗與較姻有佃田者閔其
窮匱乃貸其租而并畀之田盜偷穀粟至空困庾
他日賊且露謝不問天時旱乾傭人括河魚以歸

則怒曰涸轍枯鱗而忍啗之乎投之深淵而活之
其亢潔仁厚不屑世俗齷齪類如此平生不佞鬼
神越俗治喪率用陰陽家棺既蓋乃盡出其家衆
次於外謂之避煞否者鬼物掎擊之乃獨弗用陰
陽家終亦不見鬼物里中遂化矣慙修髯偉貌冠
裳整肅立必正方行必負繩以趨望之神明也嘗
燕坐里門行旅過之莫不蹙蹙容避而族有悍
狠人媚其不已若顧詬侮之乃閉門坐齋中琅琅
誦古詩書不休若無詬侮人者嘗署其壁曰不同

平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此其爲
度可得而易訾邪慥子四時敏以子貴封吏部侍
郎時攷舉進士仕終萍鄉令時政時敬皆隱德弗
仕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仕終南京兵部尚書
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子瑫見任刑部郎中慥以
邦奇貴累贈吏部侍郎

聞璋字廷實郵人父可信敦朴善良與物無競人
侮之歛弗校或以事謀之輒彈其心時稱長者璋
世其德益寬大坦夷待人以誠家頗豐殖人貸之

輒應或逋不償輒不責其償已而復貸輒復應之
或訾其過則曰彼誠厄於乏耳今餓且死忍弗賑
之乎或以產業售酬之率倍其直入市買物必以
嘉穀即弗嘉必播揚糠粃至精乃已以甲戶應里
役所隸戶或貧弗及官輸輒代之輸而徐使償之
弗償輒復置之里有爭訟求平率以誠款譬曉莫
不帖帖去隣有蒲暹者故傭也盜其禾群傭搜得
之欲詣官告除盜璋私於子曰數斛穀乃足盡人
命邪遂諭暹而遣之暹卒感悟不復爲盜居家孝

友恭儉內外雍俞處族衆尤謙謙執禮尊長或督
過輒長跽請罪必得解乃已閭里慕之謂巖穴篤
行君子也子元璧仁孝好施有父風然侃侃不阿
潤度而高朗孤弱者多倚以爲植竟不壽子淵舉
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璋元璧皆累贈南
京刑部尚書

屠琛字廷贊鄞人穎敏博洽尤工歐虞書法爲文
平正通達不務雕繪爲奇而藻行飾躬恂恂若處
子然性剛執言論侃侃不阿從子襄惠公瀟嘗執

經問難雖燕見對之無惰容事二親先意承志恒
得其懽心比終哀毀踰度貢上春官拜邠州訓導
崇經術敦士行課工程能率皆安定矩度滿九載
陞漳平教諭死於官歸櫬之日子孫無以爲家從
弟珙字廷實表裏一致凡紛華巧幻若不解者尤
篤於孝友先是父娶周無出以姪琮後繼楊生珙
珙願以貲與琮均之及爲郡諸生領成化辛卯鄉
薦戊戌中乙榜授堂邑教諭規條一如琛之教邠
者九載遷安慶府教授規條又一如唐邑云琛子

湖字朝隱誦法典訓綽有父風事寡嫂甚恭撫其
孤如己子親族歸厚焉教子僑倬成進士僑既顯
琛湖皆累贈至南京刑部尚書

周相字良佐奉化人淳謹篤實嘗遊學外藩夜有
女奔之拒不納詰旦即辭去主人初不省其故後
女有醜跡始知之赴省試有友疫於舟同行皆棄
去相獨相守逮終捐已貲棺斂之後以貢司教茶
陵嚴條約程課試諸生貧乏者輒以俸餘濟之不
責修饋士頌其賢爲祠于名宦居家以孝友稱家

有地累世爭訟不決婚祭不通相以義讓敦睦如
初丁內外艱蔬食水飲終其喪敝居不蔽風雨薄
田不贍餐粥而周死恤貧開義學以教族子弟尤
人所難云

俞振紀字肅夫象山人至性孝友少孤貧力學事
母氏盡歡造次不廢定省和惠端謹與物無忤家
雖空乏處之裕如一日從道厠拾布袱歸啓之則
糧券數紙白金若干兩遽求失者挈而還之以貢
分教旌德以師道自任得士子心居母喪三年哀

毀不出戶遷道州學正未至官卒

姚憲字式之鄞人資性孝友事母鄭備極甘旨每遇食母未嘗不敢入口先是父文英有養子父卒析產與均或謂其過曰父所愛也忍以財故傷先人心邪一日早出得遺金於道俟至日中果得失金人還之性好施朋友貧者每分廩助焉貢爲吉水訓導以行學先人諸生貧乏者輒分俸助之不徵東修之饋吉水言學師賢者輒曰姚先生云嚴國賓奉化人自定海慈谿以醫行至奉化遂占

籍焉其治人奇效未嘗矜伐亦不責報謝每行道中見有疾者即與之砭治藥物不問其姓名蓋謹愿文雅好行陰德自其天性然也子貞登進士仕至布政使人以爲修善之報云

張林字汝懷鄞人父緒贈兵部右侍郎隱德不仕平心出入恥爲饕餮世俗用金率多淆銅錫乃獨不淆銅錫終其身人呼爲張白臉云有故傭梁捨者歲盜其米穀及諸所藏物不已一日忽自意曰盜入而厖不吠且不盡其藏宜非生盜也乃潛跡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
拾家得其物不發而歸諸隣家聞之競誣捨盜而分其物且請繫捨則謝曰物庸有相類者獨捨盜乎竟不繫捨捨亦不復盜有行貨至門輒厚其直而飲之酒得遺金道中舉而歸其人兄子早孤字而子之長則婚之析產與已子均人稱長者忤其季子也以子時徹貴累封及贈兵部右侍郎比卒敕賜祭葬國子祭酒鄒守益爲之傳曰公生而溫恭顛慤不習狎鬪欺誑稍長讀書聞聖賢大義即負繩履矩肫肫思蹈於義蓋一話一步固有愆儀

者其爲善也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其不爲不善也如螫蠱之螫而劍戟之交也嘗私語曰汝謂天道遠乎夫出王游行無時而不在者天也一念少差即陷大僂奚必雷霆之震與禍哉之及哉平生與族黨處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即狡且暴也亦無忤言每廣坐賓會謹譁蜂起而公獨斂容正色恬不爲動譁者乃止凡人有鬪爭不平來愬即弗直弗恐諂折徐隨其意旨婉言譬之咸唯唯而解聚族子弟而教肄之因才飭迪使各知義方凡三

十餘年不厭臨取予必損已以裕人即魚鹽細小
稍弗當其直則終日不懌傭販之徒又乃益信嘗
行市得遺金徧求其人還之僮以金易絹繆溢其
一命止舟以待其人薄暮果來歡喜頓首而去臧
獲有過不加譴責即惰事也身以勤率之臧獲晏
起則往來沓沓行戶外曰是家主履聲也倉皇乃
起蓋不欲傷人意類如此其尤大者仁孝天至父
母有疾若痼瘕在身中夜或聞咳唾雖盛寒必攝
衣徃省之比卒家貧躬負築以葬傷伯仲之蕩而

弗立也官府役歛及時月賓祭咸獨力支之至分
餉以爲養諸從子以窘棘出徙則涕泣終日不食
曰乃使若輩異居乎祖墓弗飭獨時時展省力爲
緝治培益宰木屏牛羊薪採之患會宗族日衆蒸
嘗弗給輒增置祀田以永孝思公分業素薄又以
不能較贏縮逐什一也故家殖日落敝衣蔬食庫
居鮮田人所不堪而居之裕如於世物絕無所好
顧獨好書即力弗能購則手自校錄藏之日乃與
其子嚴課誦蓋自懷抱能言而輒教以說詩學禮

督責靡少假比子時徹成進士服四方猶諄諄遺書以好修力學無犯官常無侈共御為訓至累受封錫而益持澹薄服食非敝猶如一日足跡不干有司朝夕以清白力善為藥石聞貪墨淫夸者即顰眉焉同宗有洞雲公者尚書邦奇父也秉禮植德以行義著聞與公莫逆昕暮相對數數道徃古陳鑿戒人稱為二封君云太史東郭氏曰予嘗豫史局官三品以上始立傳而巖穴篤行長者無由自徹于殿陛間每欲周天下徧訪其人以闡之而

未能也若公亦足以式俗矣世號為士者上下義軒數千載滅否污隆纏纏然如指掌而所行顧大紕繆嗜利而忘親是夷蕪也怙勢以搏噬是豺狼也奪人之有以自肥是劫盜也聞公之風得無泚額汗背乎

劉鍾字廷肅奉化人弱冠時父綽嘗自斷髮以勵其志遂感泣肆力於學遊邑庠有聲屢舉不第以貢授吉水司訓卒于官性方嚴不阿孝友篤至弟鉅早世力撫其子與人交必盡其誠忠信孚于宗

黨其子弟善者輒引之不善者論之家貧蹙蹙不
苟取一介課諸子鬻產以供膏札日聚一小樓昕
暮誦說不懈子男四長汲次淮皆歲貢次河次漢
皆舉鄉試仕途相望人以爲善教之徵其在吉水
飭躬修教士類興起語在評事羅僑所爲志中
全政字本仁鄞人性篤厚孝友潛心經術入郡庠
以學行推重時輩遠近士多執業門下有顯名者
郡太守俱待以殊禮貢授南陵訓導陞常熟教諭
至則嚴條約礪名節表先賢祠墓慎義利之辨諸

生敬服語在教虞事畧中今兩地皆祠名宦云政
曾次平坦與人交不設町畦然當道義則凜凜不
可奪人稱爲長者以子元立貴封翰林檢討

聞元奎鄞人性誠直篤於倫理事父母先後左右
周旋懇至友愛同產尤異恒情仲弟元璧早世撫
其諸孤而教之有成均於己子與人交敬而有辨
非分所宜得不輒規一介以貢授江陰訓導又之
遷上海教諭胥以身作範造士爲多子澤舉甲戌
進士歷兵部職方主事武庫員外郎進車駕郎中

江西布政司叅議以疾卒居家孝友服官忠勤人謂克承世德云

張時敏字日新鄞人親承家學通易詩二經及子史百家言弱冠補邑庠諸生試省中不第遂棄去諸生籍已不復試天性聰明而沉厚善晦不妄言笑不輕附和每羣衆嘲噓紛起獨恬如也私居廣坐恭舒如一至臨義利之界則屹不可推挽嘗曰丈夫處世忽忽若飄風耳非吐奇厝畫流鴻名於青雲之上亦當砥節礪操表著鄉閭模於來禩曷

為泐泐晻晻自同腐草乎乃日表經傳格言揭諸垣楹以自迪嘗題所居之柱曰天下為善最樂人生無欲是高又曰遇飽即休身外黃金無用物得閒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斯豈非巖穴篤行之士蛻污濁而遊高明者邪性至豈弟視減獲豎稚常若有傷即草卉蟲蝨一無所害行遇之則足縮縮避嘗赤日蚓出觸熱石困不能堪亟移之陰而沃之斷棘毀甍當路恐傷行者遽徙焉乃人有善亟稱之聞有揚人之過者即愀然不樂有所貿易察

人顏色須厭足乃已即給予人弗較人或失利則旬月不能忘人由是籍籍頌爲長者生平不廢誦讀凡陰陽星曆子平地理風鑑之術靡不通曉爲詩渾厚和平發諸性情而暢於景物有韋柳之風焉所著有洞雲彙若干卷藏于家以子邦奇貴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加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卒之日敕賜祭葬

陳文昌字子華象山人溫雅淳篤致力藝倫幼孤事母至孝竭力甘旨承顏順志務得其歡母病湯

藥必躬須臾未嘗離左右夜不解帶族有寔者輒賑之友人蒙難輒冒險排決無異已事人以厚德歸之嘉靖辛卯以選貢入大學升舍有聲丁酉領南畿鄉薦任羅山令清操苦節撫字劬勞政聲大著會朝覲卒於途羅民如喪考妣立祠祀焉

范訢字誠甫鄞人自少博極群書文尚典雅至論治理皆指掌可行貢爲江西德興訓導以身表率群諸生於學舍而肄之夜循廊察視燈火旦起課文藝程勤惰以爲常士感激淬勵顯庸者相繼卒

之日諸生蒲伏扶喪越境乃返性至孝友篤於故
舊恂恂謙讓口必擇言行必擇地見人善必推揚
過則掩匿尤喜牖掖後進鄉之人稱不容口所著
有程學管窺尚友編閤然齋集藏於家子璧字伯
瑞少嗜學幾喪明值失恃父令棄去然稍聞即緡
閱子史詩騷及輿記裨官之說皆能咀其菁華後
以子欽貴封工部員外郎被服儒素若無封爵者
居常篤人倫好施予親族多藉以舉火者故雖貴
而家無長物里中人爭必赴質事必就正咸貼貼
不事干請人以是益重之

服見人過輒面發赤誚讓改即欣喜如初尤熟闡
世務言必協要會郡縣長吏相見惟款款論民瘼
錢槩字宗節慈人敦本尚行讀書必究大旨不務
枝葉授徒給薪水從遊者履滿其戶恬於丘壑若
將終身焉督學憲臣劉瑞聞而異之檄有司強之
入學遂廩焉已而應選貢司訓常州大振師模論
議必根典常遷定興教諭立教一如常兩學士多
化之槩少孤事母極孝每先意承順伯氏早世嫁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
其孤女仲氏死于溺爲恤其孤人以淳德歸之
司馬氏曰太史公謂萬石君馴行孝謹壺遂深中
隱厚覩其事至今使人興起吾明世多長者九臯
以字名其鄉漢英以貴娶病女庶幾鞠躬君子哉
餘若戴運城醇謹篤至有萬石氏風先大夫與它
諸封君讀書好禮躬束修之行朴茂淳誠人爲之
誦義不窮蓋不徒以封爵尊顯曜於里閭也語曰
蘭生深谷不風而馥孰謂質行之不彰乎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終

